



消逝的田园

曲令敏

陕西人民出版社

消逝的田园

消逝的田园

曲令敏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消逝的田园

曲令敏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125 印张 2 插页 34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224-05016-4/K · 813

定价：25.00 元

序 一

散文这一种作物 ——曲令敏《消逝的田园》序

周国平

读 曲令敏的散文，我常常会感到羡慕。我羡慕她与自然的那种亲密联系。对于她来说，自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就是——至少曾经是——最熟悉的生活，是朝夕相处的亲人，是人生基本的氛围和旋

***** 消逝的田园 *****

律。这当然得益于她生于乡野长于乡野，得益于乡野之美对她的长年浸润和陶冶。在她的眼中和笔下，风、树、阳光、河水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故事。譬如说，她看见春天的风怎样把田土吹得松软，让青草芽和庄稼苗一棵棵顶着种子壳钻出，她知道柳、槐、杏、杨开花或生长时不同的节奏、形态和不同的动人处，她能从稻菽瓜果草树身上闻到阳光的味道……

这一切对于我是新鲜而陌生的。我肯定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观察和体验。我一直认为，自小在远离自然的大城市里生活，是我的精神成长历程中的一个缺陷，甚至是一种先天不足。精神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土地和天空，土地贡献了来源和质料，天空则指示了目标和形式。比较起来，土地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来自泥土而归于泥土，其实也是土地上的作物。土地是家，天空只是辽远的风景。我甚至相信，古往今来哲人们对天空的沉思，那所谓形而上的关切，也只有在向土地的回归之中，在一种万物一体的亲密感之中，方能获得不言的解决。然而，如果说阅读和思考可以使一个人懂得仰望天空，那么，要亲近土地却不能单凭阅读和思考，而必须依靠最实在的经历。一个人倘若未曾像一棵真正的作物那样在土地上生长，则他与土地的联系就始终是抽象的。这正是我的悲哀之所在。

但是，更加可悲的事情正在发生。即使对于曲令敏这样在农村长大的人，土地也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回忆。正因为如此，在她的散文中，乡野的美都只在过去时态中出现，都被怀念的忧伤笼罩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亲眼目睹金钱的力量如何在驱逐着残存的自然。自然丧失了自身的权利，不论耕地、树林、荒野、山岭，都被带到金钱这惟一的判官面

***** 消逝的田园 *****

前，视其收益之大小而决定其存亡。我家附近有一片果园，不久前的一天，满园花事正盛的桃树梨树突然被砍伐一空，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哪怕是隐藏在深山中的一处风景，一旦被开发商看中，就立即沦为旅游资源。在曲令敏的生命中至少还有一个皱褶，其中珍藏着那条家乡的河，成为她的回忆和创作的不尽的源泉，而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倘若生命自始至终都在远离自然的人工环境中行进，土地成为人皆陌生之物，连对土地的回忆也不复存在，那会是一种怎样贫瘠的情景呢？

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写哲理散文的作家，坦率地说，我自己对此并不引以为荣，而只感到无奈和遗憾。以我之见，土地的吟唱比天空的玄思更加符合散文的品格，真正的好散文应该是亲近自然的，它也是土地上的作物，饱含着阳光和泥土的芳香。今日散文的现状却是上不及天，下不着地，同时失去了空灵和质朴。我的担心是，有一天，梭罗、普利什文、沈从文都将成为人们读不懂因而也不感兴趣的古董，散文家们纷纷大谈网上奇遇、高速驾车的快感或者都市里的夜生活，那必是散文的末日。

1998年7月16日

序二

追寻诗意的曲令敏

王连明

曲 令敏是那种一见面就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这不关容貌，全因了她率真的性情。她善谈，说话直爽，声音又亮，没有见人只说三分话的世故和猥琐。“文革”中，在火药味十足的万人批判

消逝的田园

大会上，人家让她发言，她竟为被批判的“分子”们鸣不平，结果自己也差一点儿被打成“分子”。那时她还年轻，才一二十岁，你可以说她这是少不更事。但如今，年逾不惑的她，裹在生活的激流里冲撞磨蚀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变得圆滑起来，棱角依然鲜明。这大概是她有着诗人情怀的缘故。她的棱角，是诗情膨胀起来的，并不锋利，伤不了人。曲令敏似乎没有真正地融进生活里，好像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徘徊，这使她常常沉湎于精神生活，同现实生活有所疏离。

女人是水做的，不管外表多么硬直，其本质都很柔软，何况曲令敏的硬又是一种假象，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令敏的心软如一汪清水，她特别易激动，泪窝浅，爱流泪。不管别人出于真诚还是出于心计，说上三几句好话，她就会感动了。我还记得初识她的情景，那是个冬日，我慕名登门拜访，谈话中，她向我复述一个听来的故事，讲的是一位农村青年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供养弟弟成就学业的事。说着说着，她眼里就泪汪汪的。这使我想起读过的一篇小说：三个人去问上帝从事什么职业好，上帝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每人弄来一顶帽子，再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一个人出门碰上一个乞丐，三拳两脚将其打倒，抢走他的帽子，上帝说这人可去搞政治投机；第二个人也遇到一个乞丐，他施舍给乞丐一些钱，要走了乞丐的帽子，上帝说他可以去经商；第三个人同样碰上一个戴帽子的乞丐，这人听乞丐叙述了悲惨遭遇，不觉泪流满面，给了他不少钱，却不忍心拿走他的帽子，到了规定时间只好空手而归，上帝对这人说，你可回家搞文学艺术。这第三个人，是曲令敏。

从外表看，曲令敏毛手毛脚的，读了她的散文作品，你会

***** 消逝的田园 *****

发现她的内心世界异常丰富，感觉网络高度扩张和警醒，敏感细腻得教人叹息。她以诗人特有的、审美的眼光打量一切，捕捉水灵灵的诗意。那些普通得常被人忽略的尘世细节，经她笔尖一点，便有情有致，敞亮出潜藏着的纤细精微的内涵，闪射出诗的光华，教人双眼不由一亮。生活那么繁杂纷乱，人生有那么多不如意，令敏却总能于杂芜、琐碎甚至伤痛中抽出丝丝缕缕的美来，就像一个拾荒人，从乱草败叶中捡起一枚枚灰黑的豆荚，剥去粗糙的毛壳，拈出一粒粒青莹圆润。阅读她的散文，你心中会有一种惊讶感，惊讶于她观物之微，感觉之锐，想象之奇，托兴之远。令敏或许应归入“主观之诗人”的行列，捉笔为文，视点内敛，不拘于客观描摹，注重表达主体感受，写感觉，也写灵觉，作品雾上了一层飘曳不定的情绪，布满鲜活的意象，形成较大的弹性空间，华瞻，悠远，呈现出独特的美质。

不少人写作只用大脑，不用心灵，写得太冷静太理智，连情感也逻辑化了，艺术创作成了技术操作，笔下的文字滤去了真实的生命气息，作品干、僵、甚至假，没有个性色彩，你阅读中听不到发自生命本真的声音，触不到作者的脉动和心跳。这样的作家本质上不是诗人。曲令敏写作时，大概处于“忘情”状态，像在自言自语，没有“广告意识”，任情思从心灵深处涌出。她的作品，浸润了水淋淋的生命气息，这气息成了她作品的底色和背景，于是作品就润泽，带上了作者的体温，字里行间，流注着真挚之理和秀杰之气。有人评论她的作品是“用刺绣之笔写深情”，说得很恰切。不是性情中人，写不出这种性情毕现的文字。

***** 消逝的田园 *****

身居闹市，又做着报人，曲令敏可谓处于时代的最前沿，但她的心里却珍藏着古典情思。红灯绿酒不曾花了她的双眼，喧嚣市声未能钝化她的听力，滚滚红尘没有遮蔽她锃亮的感觉。她怀念着闪在草叶上的阳光和流在大地上的河水，凝望着在树枝上嬉戏的清风，倾听着纯净神秘的天籁，念念不忘封在岁月里的故乡的故人故事，喃喃地述说着纯朴的亲情。如果说现代文明从感官上满足人的享乐，那么古典情思则是从精神上滋养人的灵性。人若沉醉于现代文明，弃绝了古典情思，会渐渐地失聪失明，面对自然万物，只能指认实用价值，看不见其审美价值。当人不能认读诗意的时候，意味着自身的诗意也丧失了。曲令敏的笔，一指向村野田畴、自然风物，就成了一支生花妙笔，说这是因为她特别熟悉这类题材，似不确切，当是自然所呈示的神性，田园所饱含的诗意诱惑着她。追寻诗意，是曲令敏的文学追求，也是她的生命追求。她说：“下辈子决不托生为人，而要托生为树，要么干脆就是浪迹天涯的风。”她不愿托生为人，是因为她从人身上看不到了诗意。令敏用语言构筑或者说留住一个诗意充盈的世界，对抗诗意流失日渐冷漠僵硬的现实世界。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弥漫古典气息的精神家园，在那里，可以实现真正的“诗意的居住”。令敏的散文里，弥漫着令人伤感的乡情和乡愁。这里的“乡”，是精神之乡。读令敏的散文，想起一位哲人的话：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那么，“乡”在何处？古人早就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令敏经语言进入“那片田园”的时候，心灵一定处于十分自在自由自足的状态。对于曲令敏来说，写作那样的文字，该是对心灵的安抚，是精神出游，是推开日子的掩埋，探出头去畅快地呼

***** 消逝的田园 *****

吸——呼吸诗意。

曲令敏吃过很多苦，经历过大磨难。那些苦和痛，都被她和着泪水酿成了诗情。霜打风吹，她的精神世界依然枝青叶绿，正是因为她心中有着一脉永不枯竭的诗情。心中有诗情，做人便是真人，做文便是真文。人，原本应该有诗性。我们读读令敏的散文，或许会淡去些物性生出些诗性吧。



目 录

《消逝的田园》

端午节的干娘	(3)
飒飒秋风清辉长	(6)
初一的豆浆	(9)
想起了元宵灯火	(11)
吹透心灵的风	(14)
难忘那六双布鞋	(16)
我是个迷恋风景的人	(18)
师心如泉	(21)
生命的回声	(24)
草绿色的寒衫	(27)
树之音	(29)
桃树	(31)
永远的风景树	(33)
清凉寺	(35)

• 消逝的田园 •

说饿	(37)
故乡的野菜	(41)
故乡的树头菜	(44)
走亲戚	(47)
月亮节,月饼节	(50)
阳光	(53)
河水	(56)
清风	(59)
树的妙用	(62)
春露秋霜	(65)
空濛	(68)
回望泥土	(70)
槐花	(73)
葛花	(76)
庄稼情话	(79)
村路	(82)
林中遐想	(85)
端午节	(88)
杏树	(91)
萝卜花	(95)
棉花	(99)
五色土	(104)
枳棘	(108)
野草	(112)
月光	(115)

***** 消逝的田园 *****

家园	(118)
莲子 席子 筐子	(122)
织布	(125)
三月,想起了树	(129)
梅子	(132)
红狐	(136)
黑驴娃儿	(144)
美妞米花儿	(153)
穆仙姑	(162)
桃花水	(168)
大先生和一首儿歌	(176)

~~~~~  
人情似水  
~~~~~

记梦	(185)
逝水东去	(188)
才华是一种美	(191)
油菜花,油菜花	(194)
爱不驰者色不衰	(197)
灯光里的母爱	(200)
过年	(203)
亲情	(205)
白头人见好花多	(208)
女人是一道风景	(211)

••••• 消逝的田园 •••••

四十岁的女人	(213)
物以稀为贵	(215)
两个好朋友	(217)
街景	(220)
沙沉水清时	(223)
有一种人情是水	(226)
为母亲的誓言	(228)
传世星星	(230)
一方白棉布	(232)
一苇渡平生	(234)
爱之花	(236)
说菊	(238)
不生气，多好	(240)
有村叫“斜井”	(243)
街头对话	(245)
河堤夜话	(247)
不读不写实堪哀	(250)
卖凉粉的老人	(253)
做针线的女人	(256)
捡破烂的男孩	(259)
鞋匠	(261)
面对灾祸的三种方式	(263)
为什么没有风	(265)
阳台上风	(267)
快乐的日子	(269)

消逝的田园

梦中的秋原	(271)
街心花园	(273)
那夜，散步街头	(275)
痛苦永存	(277)
看水女人	(279)
城市月光曲	(285)
蓝花儿	(287)
响在深处的琴筝	(290)
园林孤魂	(292)
临终的情人	(295)
子雅和她的失意者沙龙	(298)
穿越物质生活	(304)
秋日随想	(307)

西行散记

西行散记	(313)
------	-------

抚摸生命之青

几句心里话	(339)
说说散文的大与小	(341)

消逝的田园

真实	(344)
朴素	(346)
简洁	(349)
说才情	(351)
同是吹展生命	(353)
行云流水	(371)
清净	(374)

书林采叶

书的妙用	(379)
活在珍贵的人间	(382)
诗人用心灵行走	(385)
蒲公英的歌唱	(388)
让心灵柔和的事物	(391)
有一种富足的沉默	(394)
坚守清洁的精神	(397)
长养精神的好书	(400)
一丛文字的凉荫	(403)
读张爱玲散文	(406)
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409)
敞亮生命的欣悦	(412)
生之和谐	(415)
倾听周涛	(418)